

从无为主义到半寂静主义： 西斯塔尼宗教政治思想及其实践

◎ 蒋 真 邵黎原

内容提要：阿里·侯赛尼·西斯塔尼是当代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的精神领袖，同时也是整个什叶派世界声名最为显赫的宗教领袖之一。伊拉克战争后，其宗教政治思想实现了从无为主义到半寂静主义的转变。这种半寂静主义介于伊斯兰教无为主义与行动主义之间，是平衡什叶派传统政治思想与伊拉克现实政治的产物，主要体现在张弛有度的政教关系理念、独立自主的国家观和人民主权的选举政治思想三个方面。西斯塔尼的宗教政治思想及其实践在伊拉克的战后重建、政治稳定和国家治理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阿里·侯赛尼·西斯塔尼 伊拉克 什叶派 半寂静主义

作者简介：蒋真，博士，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邵黎原，西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阿里·侯赛尼·西斯塔尼（Ali Husaini Sistani）是伊拉克什叶派的精神领袖，同时也是整个伊斯兰世界追随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大的宗教领袖之一。西斯塔尼的宗教政治思想为伊拉克战后重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建设路径，成为影响伊拉克政治进程的关键性因素。他在政治思想上将维护伊拉克全体人民的利益作为一以贯之的原则，尽力在宗教领袖与伊拉克民族国家构建的推动者之间寻求平衡，在坚守无为主义传统的同时根据现实政治灵活应对，从而在传统与现实中找到一种中间之道。这种中间之道使得西斯塔尼的宗教政治思想呈现出一种介于伊斯兰教无为主义与行动主义之间的半寂静主义特征，即宗教人士虽不担任政府官职，但其作为政治体系外的监督者而存在，当国家遇到危机时，能够利用宗教影响力干预政治，解决现实问题。在无为主义到半寂静主义的演变过程中，西斯塔尼张弛有度的政教关系理念、独立自主的国家观和人民主权的选举政治思想臻于完善，并在伊拉克重建的政治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

目前西方对西斯塔尼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西斯塔尼在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影响力^①和西斯塔尼的参政态度^②等方面，对西斯塔尼究竟是一个真正的政治无为主义者亦或是披着无为主义外衣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存在一定的争议。然而，中东学者普遍将西斯塔尼看作是稳定伊拉克政局的“安全阀”，如白斯拉·穆赫赛努·马哈乃^③和法迪尔·阿提维^④认为无论是

① Abbas Kadhimi, Barbara Slavin, "After Sistani and Khamenei: Looming Successions Will Shape the Middle East", *Atlantic Council*, 2019; Juan Cole, "The Decline of Grand Ayatollah Sistani's Influence in 2006–2007", *Die Friedens-Warte*, Vol. 82, No. 2/3, 2007; Babak Rahimi, "Ayatollah Sistani and the Democratization of Post-Ba'athist Iraq", *US Institute of Peace*, 2007.

② Mehdi Khalaji, "The Last Marja Sistani and the End of Traditional Religious Authority in Shiism",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2006; Reidar Visser, "Sistani, the United States and Politics in Iraq: From Quietism to Machiavellianism?", *Norsk Utenrikspolitisk Institutt*, 2006; Babak Rahimi, "Democratic authority, public Islam, and Shi'i jurisprudence in Iran and Iraq: Hussain Ali Montazeri and Ali Sistani",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33, No. 2, 2012.

③ [伊拉克] 白斯拉·穆赫赛努·马哈乃：《效仿源泉在促进国家统一中的作用——以西斯塔尼为例》（阿拉伯文），《库法研究中心杂志》，2021年第2卷63期。

④ [伊拉克] 法迪尔·阿提维：《西斯塔尼法特瓦中关于圣战对避免宗派冲突和维护国家统一的影响》（阿拉伯文），《库法研究中心杂志》，2021年第2卷第61期。

从宗教地位还是发布的法特瓦来看，西斯塔尼及其宗教政治思想均在促进国家统一；艾哈迈德·阿瓦迪^①认为，2003年后西斯塔尼以其强大的影响力成为推动伊拉克政治体制内部变革的重要力量。目前，国内学界对西斯塔尼的研究相对较少，仅在研究伊拉克什叶派思想的专著^②和研究伊拉克战后重建的论文中有所涉及。^③本文试图从西斯塔尼对什叶派政治思想的传承及其在面临伊拉克的现实政治做出的改变出发，探究西斯塔尼宗教政治思想从无为主义到半寂静主义转变的渊源、分析其宗教政治思想的内容及实践，从而对西斯塔尼的宗教政治思想有更清晰的认知。

一、西斯塔尼宗教政治思想的渊源

西斯塔尼的宗教政治思想扎根于其家庭浓厚的什叶派宗教学术氛围之中，发展于什叶派传统的教育体制之下，并在其所处的时代环境和个人经历中得到丰富。

西斯塔尼幼年的生活环境为其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西斯塔尼出生于马什哈德，该地具有浓厚的什叶派宗教氛围，再加上西斯塔尼家族是一个拥有先知后裔血统的传统什叶派大家族，这使得西斯塔尼的宗教政治思想深受什叶派思想的影响。西斯塔尼的曾祖父穆罕默德·侯赛尼（Mohammad Husseini）是萨法维王朝末期著名的伊斯兰教长老。萨法维王朝是伊朗政教关系发展的重要时期，什叶派中的十二伊玛目派被确立为国教。十二伊玛目派在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时，呈现出专注宗教追求的无为主义色彩。侯赛尼作为主持锡斯坦省沙里亚法的伊斯兰教长老，一直有着坚定的什叶派宗教信仰，接受了什叶派传统的政治无为主义思想，主张建立和谐的王权与教权关系，这种政教关系理念对西斯塔尼家族影响深远。西斯塔尼的祖父阿里·西斯塔尼（Sayyid Ali Sistani）是马什哈德宗教学院的著名学者和什叶派教法教师^④，他的父亲穆罕默德·巴吉尔·西斯塔尼（Muhammad Baqir Sistani）在什叶派中拥有较高教职，都是有着深厚宗教学识和坚定信仰的什叶派穆斯林。家族宗教氛围的熏陶以及父母为其营造的学习环境为西斯塔尼此后在宗教政治思想上的造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斯塔尼的求学和治学经历为其政治无为主义思想奠定了基础。西斯塔尼年幼时便开始学习各种宗教知识，并在父亲的指导下在哈瓦兹^⑤接受基础教育。1949年，西斯塔尼被送到伊朗什叶派中心库姆接受宗教教育，师从著名的什叶派宗教学者穆罕默德·侯赛因·布鲁杰尔迪（Muhammad Hossein Burujirdi），布鲁杰尔迪自1946年成为什叶派大阿亚图拉，直到1961年去世一直是什叶派的精神领袖。他以坚定地奉行什叶派无为主义学说而闻名，主张与国王政权进行协调、合作，坚持宗教人士要远离日常的政治行政事务。西斯塔尼受到布鲁杰尔迪政治无为主义的熏陶，其政治思想中也贯穿着宗教人士不直接干预政治事务的理念。1951年，他离开库姆前往伊拉克什叶派中心纳杰夫进行进一步研究，在那里他接受了三位杰

① [伊拉克] 艾哈迈德·穆罕默德·阿里·基布尔·阿瓦迪：《2003年后效仿源泉在伊拉克改革进程中的作用》（阿拉伯文），《政治学杂志》2019年第57期。

② 李福泉：《海湾阿拉伯什叶派政治发展研究》，三联书店2017年；王宇洁：《宗教与国家：当代伊斯兰教什叶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吴冰冰：《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③ 汪波：《美国中东战略下的伊拉克战争与重建》，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赵建明：《西斯塔尼的什叶派构想及其对伊拉克国家构建的影响》，《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年第4期。

④ Mehdi Noorbaksh, "Shiism and Ethnic Politics in Iraq", *Middle East Policy*, Vol. 14, No. 2, 2008, p. 58.

⑤ 哈瓦兹是阿拉伯语“الحوزة”音译，是十二伊玛目派培养宗教学者以及进行宗教教法研究的机构，在资历深厚的宗教学者或者效仿源泉的主持和管理下运转。

出宗教人士的指导,最重要的是艾布·卡西姆·穆萨维·霍伊(Abu al-Qasim al-Musawi al-Khu'i),霍伊是西斯塔尼之前伊拉克什叶派的效仿源泉^①,他坚持宗教学者远离政治的原则,并从始至终坚决反对霍梅尼“教法学家监护”的观念。

20世纪60年代初,西斯塔尼被效仿源泉霍伊授予穆智台希德^②称号,成为仅有的三名被霍伊等高级宗教人士以书面形式赋予创制权利的穆智台希德之一。此后,他致力于研究伊智提哈德^③,由于对现代科学、经济学、国际政治等有着浓厚的兴趣,西斯塔尼不断地运用理性将《古兰经》的价值观应用于当代的社会现实中,这也是他思想具有现实主义关怀的原因。1960年西斯塔尼回到马什哈德,在伊朗短暂的停留之后,于1961年回到纳杰夫,开始了从事学术、教学和撰写宗教著作的生活,此后一直定居在纳杰夫。西斯塔尼的求学经历使其成为具有渊博宗教学识的教法学家,为他早期政治无为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由于一直受教育于正统什叶派,西斯塔尼的政治思想始终没有脱离什叶派的传统教义。

政治思想是特定时代背景的产物。西斯塔尼早期的无为主义的政治思想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20世纪30年代是中东民族主义蓬勃发展、民族国家建立的关键时期,在阿拉伯国家中,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否定与协调^④交替呈现。伊朗的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也在对立统一中呈现出结盟和分裂的不同状态。在西斯塔尼早年生活的伊朗礼萨汗时代,由于国王推行大刀阔斧的现代化改革,极大地削弱了宗教阶层在伊朗政治、经济、文化、司法等领域的影响力,导致伊朗宗教阶层与王权关系逐步趋于紧张。面对礼萨汗对宗教人士的压制政策,以效仿源泉哈伊利·亚兹迪(Ha'iri Yazdi)为代表的什叶派宗教界主要采取温和的应对政策,对王权持忍耐、妥协甚至合作的无为主义态度,使得政治上的无为主义成为这一时期宗教阶层奉行的主流思想。

而这种政治无为主义思想伴随着西斯塔尼在伊拉克纳杰夫的定居生活经历得以进一步巩固。1968年复兴党夺取伊拉克政权后为了巩固自身政治权威,实行了一系列政策试图使什叶派远离政权。政府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约束什叶派宗教机构,另一方面通过《国籍法》驱逐在伊拉克的伊朗什叶派穆斯林,在20世纪70年代被驱逐的伊朗人总数就超过10万人。^⑤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霍梅尼倡导向外输出革命,作为伊朗的邻国、且什叶派占全国人口多数的伊拉克成了受到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伊拉克国内什叶派政治活动不断增多,触发了复兴党内部权力格局的变动,主张采取强硬策略的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一派在政治斗争

① 根据十二伊玛目派乌苏勒学派规定,什叶派乌莱玛拥有创制的权利,但是只有少数博学的宗教学者穆智台希德才能进行创制,因而所有普通什叶派穆斯林都必须在宗教领域效仿一位在世的穆智台希德,被效仿的这个穆智台希德被称为效仿源泉。

② 穆智台希德是阿拉伯语“مجتهد”音译,原意为“勤奋者”,是在法学方面对富有创制教法能力的权威学者的尊称。条件为精通《古兰经》和“圣训”明文奥义,有能力依据经典对所见实物进行剖析、类比和做出判断,并得到公众的承认。

③ 阿拉伯语“الاجتهاد”音译,原意为“努力”,引申为“创制”。中国穆斯林学者也译作“演绎”。特指教法权威依据《古兰经》、圣训的总精神,运用理智,通过推理、比较等方法,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情况、新事物以及特殊情况等,推演出与整个教法宗旨并行不悖的法律结论与条规的整个思维过程。包括对《古兰经》、圣训选择、释义、应用,直至形成新的判例。详见《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117页。

④ 当时,诸阿拉伯国家正经历着民族国家初建阶段。在这些国家中,阿拉伯民族主义时而表现为对伊斯兰教的否定和超越,以便以现代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取代传统的伊斯兰意识形态;时而竭力与伊斯兰教相协调,以便使伊斯兰教服务于民族主义,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文化资源的一部分。详细参见刘中民《民族与宗教的互动——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关系研究》,时事出版社2010年,第167页。

⑤ 王宇洁:《宗教与国家:当代伊斯兰教什叶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29页。

中取得了胜利，随后开始对什叶派的政治活动进行打击。^①此外，为了防止继续受到伊朗输出革命的影响，萨达姆实施一系列措施旨在断绝与伊朗的联系，诸如禁止伊朗人到伊拉克游访圣地、支持伊拉克人与伊朗籍配偶离婚、驱逐伊朗人等。众多伊朗的宗教学者也被牵连，奉行政治无为主义的效仿源泉霍伊被软禁，有着伊朗国籍的西斯塔尼也因此受到影响。1992年大阿亚图拉霍伊去世后，西斯塔尼和穆罕默德·萨迪克·萨德尔（Mohammad Sadiq al-Sadr）成为伊拉克影响最大的两位什叶派宗教人士。1999年在萨达姆政权的打击下，奉行伊斯兰行动主义的穆罕默德·萨迪克·萨德尔遭到暗杀。随后，西斯塔尼成为纳杰夫最负盛名的宗教学者大阿亚图拉，自然也就成了萨达姆政权的重点监视对象。在这种形势下，西斯塔尼被迫减少公开露面，在家中潜心研究宗教，并主持哈瓦兹宗教学院的日常教学工作。因此，在整个复兴党统治时期，西斯塔尼几乎没有表达过任何政治观点，正是由于西斯塔尼在复兴党执政期间低调的作风以及表现出来的政治无为主义的倾向，才使他在复兴党的统治下生存了下来。

与此同时，萨达姆时期宗教阶层在政治中的沉寂也为西斯塔尼的宗教政治思想从无为主义到半寂静主义埋下了伏笔。在复兴党针对什叶派的高压政策之下，西斯塔尼一方面认识到专制政权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另一方面也在蛰伏中深刻认识到什叶派掌握政治主动权的重要性。西斯塔尼作为伊拉克什叶派的宗教领袖，拥有崇高的地位。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萨达姆政权倒台，伊拉克国内出现政治真空，西斯塔尼成为人们选择求助的对象。伊拉克现实政治的发展和人民的需要，使西斯塔尼放弃继续秉持无为主义的思想，开始根据现实的需要调整自己的宗教政治思想，走向游离于传统与现实之间的中间道路——半寂静主义。

二、西斯塔尼宗教政治思想中张弛有度的政教关系

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十分复杂，不仅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影响着国家的内政外交。“政教关系是指世俗权力集团与宗教权力集团基于相互间的利益和力量对比状况所形成的、能够支配国家政权及其统治方式的一种客观态势，并由此决定一个政权所采取的统治模式”。^②伊斯兰教自产生起就具备政教合一的特点，因而处理国家政权与宗教的关系成为伊斯兰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西斯塔尼在政教关系方面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呈现张弛有度的特点。不同于霍梅尼“教法学家监护”的主张，也不同于他的老师阿亚图拉霍伊完全否定“教法学家监护”的权力，他倡导有限的“教法学家监护”，即教法学家在一定的范围内有一般监护权，可以通过宗教从社会层面影响政治，但不能直接在政府任职。

“教法学家监护”这一概念因霍梅尼而著名，霍梅尼在《伊斯兰政府》一书中对教法学家所担负的重要职责进行了论述。他指出：“伊斯兰政府是一个法治政府，因此必须由教法学家等精通宗教和法律的人来监督它的运转。教法学家应该负责监督政府对行政事务的处理和执行，包括一切规划。”^③这一论述表明霍梅尼认为教法学家的主要责任在于政治职能。但是，西斯塔尼并不认同霍梅尼式的“教法学家监护”。他反对宗教人士在政府部门任职或参与政府行政权力的运行，但认可宗教人士可以影响政治。将西斯塔尼在回答美联社记者提问时的言论与霍梅尼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的演讲进行比较，将会清晰发现他们的立场存在

① 王宇洁：《什叶派：历史、思想与现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196—197页。

② 王林聪：《中东国家政教关系的变化对民主实践的影响》，《西亚非洲》2007年第6期。

③ Khomeini, *Islam and Revolution: Writings and Declarations of Imam Khomeini*,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Hamid Algar, Mizan Press, 1981, p. 79.

很大的差异。西斯塔尼在采访中表达了他对人民自己选择能代表自己利益制度的信心,并表示自己不会在国家机构中强迫人民接受自己的意愿。而霍梅尼在演讲中直接指出革命胜利之后,效仿源泉在伊朗国家权力机构中的作用。^①这两种对于效仿源泉在国家政治中的不同立场,可以明确看出西斯塔尼并不赞同宗教人士直接参政。

同时,西斯塔尼的观点与倡导政治无为主义的效仿源泉霍伊也有所不同。霍伊认为,在伊斯兰教法学术语中,对“教法学家监护”的解释唯一可能涉及监护的领域是它可以用来表示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权力,他曾表示“教法学家对穆斯林的金钱和权利没有管辖权,不能强迫人们缴纳胡姆斯、天课以及实施其他强制性行为”。^②这实际上否定了教法学家监护的政治含义,导致这种“监护”只存在于传统的教法里,退出社会和政治生活。西斯塔尼认为,教法学家是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概念,教法学家在伊斯兰社会的基本事务中拥有一般权力,但其范围不包括伊朗宪法赋予该职位持有者的全面、具体的权力。^③由此可见,西斯塔尼政教关系的思想介于霍梅尼将教法学家权力扩展到绝对监护权的思想 and 霍伊将教法学家的监护权限制在伊斯兰教法的框架内的思想之间,是有限的“教法学家监护”这种张弛有度的政教关系。

西斯塔尼张弛有度的政教关系思想在实践中表现为反对宗教人士加入政党以及在政府部门任职,但是提倡宗教人士在政府之外影响政治。西斯塔尼作为什叶派的效仿源泉,在什叶派独特的效仿制度下,有着强大的号召力、影响力。一方面,效仿源泉可以通过对追随者的影响,从社会个体方面影响国家政治。例如:效仿源泉可以在哈瓦兹内通过对国家改革发展的宗教研究以及教育传授的方式建立关于政治发展的观念,并通过对出版社、图书馆、慈善机构、清真寺等的支持,扩大其思想的影响力,这种思想会成为追随者生活的坚定信条,随之进入社会各个机构。这种方式将实现宗教人士、哈瓦兹和国家的互补,使宗教人士的影响自下而上发挥到政治领域。

另一方面,效仿源泉的巨大影响力又可以在必要的时候通过发布法特瓦的形式影响政治,保证社会稳定。2003年萨达姆政权倒台以后,伊拉克国内的警察、军队都被摧毁,国内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出于现实的需要,西斯塔尼顺势而为,成为伊拉克政治舞台和民间的强大力量。他发布一系列法特瓦,重新规范社会秩序,使国内的乱象有所缓解。如针对大量的土地被完全不按规则地随意争夺分配的社会乱象,西斯塔尼强调,国内的一切土地属于全体伊拉克人民,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宗教团体或政治机构有权占有土地。^④西斯塔尼的法特瓦安抚了伊拉克人民,使他们看到效仿源泉对人民的维护。在西斯塔尼法特瓦的指导下,人们开始停止无秩序的随意分配土地。伊拉克的社会秩序逐步恢复,萨达姆政权倒台初期的混乱状况有所改善。西斯塔尼这种不提倡什叶派宗教人士直接参与政治的主张既保证了宗教的纯洁性,确保宗教不受政治利益的控制,也使宗教能够通过社会领域影响政治。

① [伊拉克]侯赛因·阿齐兹·阿穆维尔:《当代什叶派政治思想中的民主思想立场》(阿拉伯文),《穆斯坦西里耶大学教育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

② [伊拉克]阿里·塔赫·哈穆德:《国家的合法性——西斯塔尼对“教法学家监护”的论断》(阿拉伯文),《中东报》,2019年10月1日,第14978号。

③ Abbas Kadhimi, Barbara Slavin, “After Sistani and Khamenei: Looming Successions Will Shape the Middle East”, *Atlantic Council*, 2019, <https://about.jstor.org/terms>.

④ [伊拉克]艾哈迈德·穆罕默德·阿里·基布尔·阿瓦迪:《2003年后效仿源泉在伊拉克改革进程中的作用》(阿拉伯文),《政治学杂志》2019年第57期。

三、西斯塔尼宗教政治思想中独立自主的国家观

萨达姆政权倒台后，伊拉克社会复杂的宗教、民族等现实问题成为民族国家重建亟需面对的挑战。西斯塔尼作为什叶派宗教领袖，其宗教国家观念和民族国家构建之间存在着张力，他将传统与现实结合起来试图调和这一矛盾，在民族国家重建过程中多方斡旋，展现出其独特的国家观。

伊斯兰教中的乌玛观念是超越国界的，“乌玛”在阿拉伯语中的本意是“民族”，但作为穆斯林公社的乌玛突破了民族、部落、家庭和地区界限，是一个为伊斯兰而奋斗的、组织严密的武装社团和政教合一的政权。而民族国家指的是“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制政府、具有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以及同质的国民文化的、由本国的统治阶级治理并在法律上代表全体国民的主权国家”。^① 换句话说构成民族国家的本质内容是国家的统一性和国民文化的同质性，是国民对主权国家的文化上、政治上的普遍认同。因此，伊斯兰教中的国家观和现代民族国家之间是存在矛盾的。面对这种矛盾，西斯塔尼在坚守其宗教领袖身份，保证什叶派利益的情况下，推动伊拉克民族国家重建。

2003 年以前伊拉克的什叶派长期受到复兴党政权的压迫，这使得奉行无为主义的西斯塔尼坚持远离政治，在他的法特瓦和书籍中基本不会体现政治观点，“国家”“民族”这样的词在他的著述中也很难看到。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希望主导伊拉克政权的意图逐渐在其重建计划中体现出来，此时西斯塔尼开始频繁发布法特瓦，接受媒体采访以表达自己对于国家、宗教和社会关系的观点。

正如西斯塔尼所言，“维护国家主权，防止侵犯国家主权，抵制外国势力干涉国家事务，消除国家分裂的危险是所有人的责任”。^② 他认为伊拉克人民有能力和权利来独立管理国家，不需要任何外国的干涉，拒绝一切干涉伊拉克的行为，建立完全独立自主的伊拉克。西斯塔尼表示，政权更迭不应该通过军事占领的形式，军事占领会造成包括国家支柱崩溃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安全和不稳定在内的诸多悲剧。^③ 由此可见，西斯塔尼将美国在伊拉克的行动定性为对伊拉克的军事占领，强调了美国的军事占领对伊拉克主权的危害，以及对伊拉克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在萨达姆政权倒台后，西斯塔尼多次拒绝会见美国驻伊拉克的最高文职行政长官布雷默，以此表示对美国占领伊拉克的反对。

西斯塔尼表示，新政府的性质应该由伊拉克所有民族、教派共同决定，伊拉克的民族国家属性应该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伊拉克的脆弱性受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影响：国内分裂和外国干预，伊拉克的内部分裂越严重，外国干预的机会就越大，从而进一步加剧国内分裂。^④ 伊拉克萨达姆统治下的复兴党政权是一种威权政治，在其统治期间国内相对稳定，教派和民族争端都被压制。但萨达姆政权倒台后，伊拉克国内政局陷入混乱，也为新兴力量参与政治创造了机会。布雷默提出伊拉克过渡政府总统职位由库尔德人、阿拉伯逊尼派和阿拉伯什叶派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共同担任，西斯塔尼坚决反对这种以族裔和教派属性来划分政治团体的做法。2004 年 3 月 18 日，西斯塔尼针对美国的这一提议发表声明，表示这种安排是将宗派主义和种族主义作为伊拉克未来政治体系中的组建原则。西斯塔尼认为，这种政体会激化伊

① 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第 269 页。

② [伊拉克]《西斯塔尼为伊拉克提前选举设定了条件》（阿拉伯文），《中东报》，2020 年 9 月 13 日，第 15265 号。

③ [伊拉克] 哈米德·赫法福：《西斯塔尼就伊拉克问题发布的条文》（阿拉伯文），阿拉伯史学家出版社 2009 年，第 96 页。

④ Katherine Lawlor and Ketti Davison, “Iraq Is Fragile, Not Hopeless: Origins of a Fragile Stat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2020, p. 11, <https://www.jstor.org/stable/resrep28850.5>.

拉克的教派和种族矛盾,根据语言或宗教来分配席位和职务会给伊拉克带来分裂的危险,不利于伊拉克民族国家的构建。

西斯塔尼的主张体现出他的政治思想中独立自主的国家观。西斯塔尼清楚地认识到什叶派乌莱玛的威望主要来自于穆斯林对其的效仿,他常年居住在宗教圣地纳杰夫,其主要的效仿者为伊拉克什叶派的穆斯林,保障伊拉克人民利益是其获得宗教影响力的重要依据。因此,西斯塔尼坚持维护伊拉克民族国家的独立自主,不仅是为伊拉克人谋福利,也是为了维护以他为首的伊拉克什叶派的利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虽然他在国籍上是伊朗人,但是许多什叶派伊拉克人仍然认为他是一个阿拉伯人,他的许多伊拉克追随者说,“西斯塔尼在表面上是伊朗人,但在内心却是阿拉伯人”,一个人如父亲般关心并不惜任何代价保护他们的人。^①西斯塔尼还呼吁伊朗停止干预伊拉克的内政,自2003年以来,他一直拒绝回伊朗,主要是因为他不希望伊朗政府利用他回祖国作为政治筹码干涉伊拉克内政,影响伊拉克民族国家的独立自主。

四、西斯塔尼宗教政治思想中人民主权的选举政治思想

伊拉克战争后,西斯塔尼倡导人民立法的原则和人民选举政府的原则以推动伊拉克政治制度的建立,而这也构成了其选举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选举政治体现着公共权力的委托与授予,是现代国家政治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影响力非常广泛。“在当今几乎整个立法生活中,选举统治者已被公认为是权力移交的唯一合法手段”。^②事实上,选举是“‘人民主权’理念的一种间接表达”^③,与“人民主权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与霍梅尼倡导的“真主主权”有所不同,西斯塔尼倡导直接选举,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民主权”,也在反对外来势力干涉伊拉克选举中实践其维护人民主权的思想。

一方面,西斯塔尼积极倡导采用直接选举的方式选出代表,组成制宪委员会。2003年6月26日,面对记者针对“占领国已宣布打算设立委员会来起草伊拉克新宪法,并将在全民投票之前与国内政治和社会力量协商,任命委员会成员”,询问西斯塔尼建议时,西斯塔尼发布声明表示,联军无权任命制宪委员会成员,也无法保证该委员会会制定符合伊拉克人民切身利益并表达以伊斯兰教社会价值观为基础的民族认同的宪法。因此,必须先举行大选,让每个有资格投票的伊拉克人民选出代表参加制宪会议,制定能够代表选民利益的宪法。^④西斯塔尼的声明表达了他提倡举行全国大选产生制宪委员会的观点。而这种观点明确表明他希望伊拉克人民自己决定国家制度,他发布的法特瓦是对民主选举制宪委员会这种机制的支持。

另一方面,西斯塔尼提倡全民选举,组建符合人民利益的政府。萨达姆政权倒台后,逊尼派势力大权旁落,美国等西方势力也虎视眈眈,意图主导伊拉克重建。西斯塔尼作为此时伊拉克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得到伊拉克人民的承认和尊重,他的政治思想对伊拉克未来政治的走向具有重要意义。西斯塔尼号召全民参与选举,在他看来,一人一票的选举不仅符合什叶派的法律,而且也表达了他们希望多一些民主权利和少一些专制的愿望。^⑤西斯塔尼坚定

① Babak Rahimi, “Ayatollah Sistani and the Democratization of Post-Ba’athist Iraq”, *US Institute of Peace*, 2007, p. 4.

② [法]让·马里·科雷特等:《选举制度》,张新木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页。

③ 马宝成:《政治合法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84页。

④ Reidar Visser, “Sistani, the United States and Politics in Iraq: From Quietism to Machiavellianism?”, *Norsk Utenrikspolitisk Institutt*, 2006, p. 11.

⑤ Juan Cole, “A Shiite Crescent? The Regional Impact of the Iraq War”, *Current History*, January 2006, p. 22.

地强调参与选举的好处，强调所有符合条件的选民必须按照步骤，确保他们的选票得到登记。2005年12月10日，西斯塔尼在回答民众询问其关于参加选举的立场时表示，伊拉克公民无论男女必须广泛参与选举，不可浪费选票以确保真正为人民利益服务的代表得到强大的支持。西斯塔尼多次重申希望所有伊拉克人都能参加选举。因此，许多虔诚的什叶派教徒认为参加选举是一种宗教义务。这是最高级别的宗教人士对民主的承诺，在伊拉克早期历史上是空前的。^①

总而言之，西斯塔尼人民民主的选举政治思想得到落实，与其在美国和伊拉克人民之间的斡旋是密不可分的。尽管西斯塔尼主张通过直接选举实现人民立法的权利和人民选举政府的理念，与美国间接选举的主张产生分歧。但是，由于西斯塔尼在伊拉克强大的影响力、相对温和的半寂静主义政治思想以及西斯塔尼倡导直接选举也是对人民主权的民主选举制度的认可，使得美国最终妥协。这不仅最大程度保障了伊拉克人民的利益，又避免了美国深度介入伊拉克事务之中。

五、结语

西斯塔尼是伊拉克乃至什叶派世界的精神领袖，他的影响也因什叶派的效仿制度外延到整个什叶派世界。一方面，西斯塔尼实现了从无为主义向半寂静主义的转变，是一位深谙传统与现实中间之道的宗教学者，其思想相对温和，对于一些新事物的现实处理方法与极端的原教旨主义运动相比差异很大，与当前西方的价值观也相去甚远。他的半寂静主义通过效仿制度影响到其遍布什叶派世界的所有追随者，减少了极端主义的产生。另一方面，在西斯塔尼政治思想的影响下，伊拉克通过全国议会选举之后，什叶派基本确立了他们在伊拉克新政府和议会中的主导地位。什叶派在伊拉克取得的胜利，标志着他们从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逊尼派那里夺取了政治权力，彻底改变了其多年来所处的被压迫地位，什叶派穆斯林在伊拉克民族国家构建中的地位也逐步由建立之初的边缘走向中心。从整个地区来看，伊拉克什叶派这一胜利的意义和影响则更为深远。这不仅意味着穆斯林世界中仅占人数10%的什叶派摆脱他们多年来的绝对弱势地位，开始在中东的伊朗和伊拉克这两个国家占据主导地位，同时还影响区域内其他国家的什叶派争取权力的斗争，促使阿拉伯东部地区“什叶派新月带”的形成，深刻影响中东地区的政治形势。^②

总体而言，西斯塔尼的宗教政治思想体现了他的思想深度、宗教素养、现实关怀以及独特的政治思考。他如今奉行的政治半寂静主义，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有节制地参与政治，协调了宗教和国家的关系，保障了什叶派宗教的合法性。其一切以伊拉克人民利益为重的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伊拉克国内的教派和民族矛盾，有利于伊拉克的政局稳定。然而，西斯塔尼的宗教政治思想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他奉行的政治半寂静主义，使得其政治影响力主要通过民间发挥，不能通过国家体系形成固定模式得以延续。而且，由于在萨达姆统治时期什叶派的教育机构受到严重破坏，人才培养机制无法有序运行，因而很难出现一个可以接替西斯塔尼的宗教权威。由此，西斯塔尼的宗教政治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将面临继承危机。

（责任编辑 王皓月）

① Juan Cole, "The Decline of Grand Ayatollah Sistani's Influence in 2006-2007", *Die Friedens-Warte*, Vol. 82, No. 2/3, 2007, pp. 67-83.

② 汪波：《美国中东战略下的伊拉克战争与重建》，时事出版社2007年，第260页。